



《最后的假期》 撕碎 梦想 过真实生活

电影《最后的假期》(Last Holiday)是一部由奎恩·拉提法主演的冒险喜剧片。讲述了一位普通女性在被误诊身患绝症后,决定进行一场梦寐以求的奢华旅行的故事。影片以轻松幽默的方式,探讨了个人成长的主题,诠释“活在当下”的意义,勇敢追求梦想。

故事的主角乔治亚原本是一家商场的普通售货员,她性格内向、生活克制。她的人生被小心翼翼地装进一本名为“可能实现”的剪贴簿里,里面是一些从杂志上撕下来的纸片:一家昂贵的餐厅、一套精致的瓷器、一个期待中的恋人,但她却从未真正行动过,只想着“等以后”。直到医生宣判了她时日无多,极致的情况让乔治亚“丢掉”理智,她取出全部积蓄,独自前往欧洲,赠予自己一个不留遗憾的“最后假期”。

在豪华酒店中,乔治亚不再计算卡路里,享受各类美食;不再担心他人的眼光,体验各类极限运动,她像是打开了之前从未发现的人生开关,无所谓关系与身份,敢于说出自己内心所想,毫不犹豫地去做每一件实实在在的事。乔治亚清楚自己等不起,便拼尽全力让自己享受生命的最后三个星期。这时,她发现,那些看似高高在上、难以触及的事物,一旦被使用、被消耗、被真实地触摸,就不再神圣,而是变成了滋养她生命的一部分。

在乔治亚决定坦然接受死亡时,收到了自己被误诊的消息。为自己的“死而复生”庆幸之余,她也在这个假期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

影片中,乔治亚的角色展现了一名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觉醒和成长,她从一个害羞、内向的商店销售员,变成了一个敢于追求梦想的自信女性。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上,更在精神上。她的故事鼓励了观众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,不要甘于平淡无奇,而是选择去冒险、去体验。

影片在视觉上采用了强烈的反差手法。前半段乔治亚的日常生活色调偏灰、构图紧凑,强调压抑与单调;而进入欧洲度假村后,画面迅速转向开阔明亮的雪山景观、金碧辉煌的室内空间以及精致诱人的美食特写。尤其是餐饮场景的镜头调度,利用高饱和度色彩与细腻光影,强化了“感官解放”。这种视觉对比不仅服务于叙事,也在潜移默化中表达人物心理的变化。

融媒记者 王琦铮



《变形记》 荒诞外壳下的人 性叩问

在世界现代文学长河中,弗兰兹·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凭借极致的荒诞叙事,成为跨越百年的经典之作。这部作品以离奇的故事切入人性与社会的深层困境,用看似荒谬的情节,反映了世人唯利是图、对金钱顶礼膜拜、对真情人性不屑一顾,最终被社会挤压变形的现实。

卡夫卡是奥匈帝国时期德语小说家,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。他一生短暂,却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影响了后世无数作家。卡夫卡本职为保险公司职员,长期身处压抑的生活环境。原生家庭的束缚、社会底层的生存压力,让他对人性、社会关系有着极为敏锐且深刻的洞察,其作品始终围绕现代人的孤独、异化与精神困境展开,《变形记》正是其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。

《变形记》创作于20世纪初。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,欧洲社会动荡不安,工业文明快速发展,物质主义盛行,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逐渐被利益取代。普通人在社会重压下沦为生存的机器,精神世界不断被挤压、异化,个体的价值被忽视,亲情、人情在生存压力下变得脆弱不堪。卡夫卡身处这样的时代,亲身感受着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无奈,将社会现实与个人精神体验融合,创作出这部极具隐喻性的作品。

小说开篇就将读者带入了一个离奇的情境中——主人公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·萨姆沙一觉醒来,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。曾经的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,辛苦工作偿还父亲债务、供养家人,承担着全部生活重担。变形后,他失去工作能力,彻底丧失了社会价值。家人的态度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,从最初的惊慌、同情,逐渐变为嫌弃、厌恶,将其视为家庭的累赘。最终,格里高尔在孤独、饥饿与绝望中,悄然死在房间角落,而家人却在摆脱他后迎来了轻松的新生活。

核心人物格里高尔是现代社会的底层小人物的缩影。他勤劳、善良、隐忍,始终将家庭责任放在首位,即便变形后,依旧牵挂家人的生活,从未失去人性的温情。但他始终活在别人的期待中,从未为自己而活,失去社会价值后,便被彻底抛弃。他的悲剧是个体在社会与家庭中双重异化的结果。家人的转变更直击人性本质,亲情在生存与利益面前不堪一击,折射出人情的冷漠与现实的残酷。

《变形记》以甲虫变形这一荒诞设定,反映了20世纪初刚进入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对生活与命运的焦虑与恐惧,表达出卡夫卡对于孤独与异化的深刻思考。人被生存压力、社会规则裹挟下失去自我,沦为工具。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写照,更是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,让读者始终反思自我价值、亲情与人性的真谛,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,守住内心的温情与自我的本真。



融媒记者 郑旭华



《三江夜游》 水陌船歌 人间醉梦

还潮 在吴语中有受潮的含义,也形容小孩子又恢复了坏习惯。还潮乐队就是一支从宁波走出来的乐队,他们的作品以宁波方言为主,仿佛在用文艺青年的视角观察市井生活,有着浓厚的文学气息。

如果说《三江夜游》只是还潮乐队写给宁波的市井小调,那显然低估了这张扎实的专辑。专辑的前半部分文气极重,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直取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同名小说,歌词却不涉哲思,仅仅化作情爱的暧昧注解:我与你/沉迷香风与毒草,我还以为你会在那/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等我。博尔赫斯象征无穷分岔的宇宙,而还潮乐队只取其表层意象,描述一段失落的艳遇。类似的,《不存在的城市》令人联想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笔下那些虚构的空间肌理,两位西方文学巨匠的痕迹一齐落入吴语流淌的宁波日常。

这种特征在《八月夜桂花》中显得更具体。歌里唱道“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趣,与七岁那年,我一个人留在屋里,形成阶层缝隙中的自我审视”。《温和下半日》则以“天空中缱绻的积云/却积郁在你心中,勾勒日常生活中无端的崩溃”。《春风不改月湖》似乎最为轻柔:让我忘记了/住在城市里面的痛苦,却在湖与城市的拉扯间泄露出并非真正的遗忘。

细腻敏感、情思伤感,这些共同筑起一个当代文艺青年的内心图景。他们读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,他们有自己的小布尔乔亚情趣,却又深陷一种颓然的自我解嘲。

当专辑同名曲《三江夜游》在桥名的航迹中缓缓展开,前六首铺垫的一切在江风的水腥气中瓦解。这里没有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,只有八十块一张门票的廉价浪漫,前半张专辑的文艺气息,在这张夜晚船票面前顿时气若游丝。

歌词更是赤裸的降格:这桌忘年恋/大哥举起麦克风/边哭边要翻过山丘。那些伤感而精致的情感细节,在此密集坍塌为中年人的滑稽与疲惫。这种“低配”并非贬义,而是深刻而真实的人间质感。

而终局的“但船还没停稳/我已经开始订酒店”更是一记自嘲讽刺,让所有关于情愫的幻梦轰然倒塌。

融媒记者 俞舒梦